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真夢
第五十八回 宴水榭蓮燈煩侍婢 監秋闈藤貼授佳兒

話說賈惠應過大考，因賦中誤寫一個貼體字，未免擔心。那天得到賈蘭密函，說是「吾弟特擢首列，一等只此一卷。」喜出望外，轉又懷疑，連忙吩咐套車，往海淀來尋賈蘭。到了那裡，小廝們迎著道喜，引至小書房內。此時賈蘭睡中覺剛起，見了賈惠，便笑道：「惠兄弟，這回真便宜了你。」賈惠忙問怎麼便宜，賈蘭方將此中緣由，詳細告訴與他。

原來此次試題，出的是《畫中遊賦》，以詩中有畫、畫中有詩為韻。場中應考翰詹都不知此題出處，只從韻腳揣摩，按著王右丞去做，全做錯了。賈惠便宜的是世家子弟，平時聽賈蘭說過，御園中有一處坐落，在半山腰裡，樓閣玲瓏、風景如畫，題名叫做「畫中遊」，因此獨得題旨。那詩題「五音司日」，是出在《唐書歷志》，場中知道出處的也寥寥無幾，有些記得模糊的，又不敢在詩中點出。賈惠於史書最熟，點題那兩句便是：「記從漢史稽三德，重考唐書辨五音。」閱卷大臣見那卷題旨不差，寫作又十分精美，本擬列在第一，只因有破體小疵，改列一等第四進呈。皇上親加披覽，通場合題的只此一本，又看那詩、賦，韻和藻密，足冠全場，便拔置一等第一，其餘統列二三等。還有老翰林精力不及，列在四等，因此降官的。當下即降旨，將賈惠升授翰林院侍讀學士。賈惠的房師張編修取列二等第二，也升了中允；梅翰林父子都在二等前頭，賞給文綺，並以應升之階升用。賈蘭將《京報》上登載那道旨意取給賈惠看了，又道：「你那謝恩折子，我已托南屋裡替辦了，就住在我這裡，明天早上一塊兒上去罷。」次日賈惠上去，皇上又特恩召見，獎勵了許多話。

卻說賈蓉這天因不是班期，正在城裡，聽見此信，忙至西府見賈政道喜。小廝們引至內書房，正值賈政和詹光下棋，賈政一角被吃，手拿一個白子沉吟未下。賈蓉等他那一子下定了，方上前磕頭道賀。賈政皺著一把眉頭道：「這點年紀太得意了，將來怎麼走運呢？」賈蓉含笑道：「老爺未免過慮，蘭兄弟不也是早達的？中年的運，又何嘗不好？」賈赦也在那裡和一幫門客看舊玉，聽見這話，笑道：「二老爺的脾氣向來各別。有福不會享，專往牛犄角裡鑽，那還有完麼？」賈蓉又過來見賈赦，賈赦拿一塊玉給他看道：「你看這個玉怎麼樣？我還沒買妥呢。」賈蓉接過看了一回，道：「這花紋、刀工都夠得上三代，只可惜是個生坑。」旁邊一個新來的門客，叫做卞和，說道：「生坑倒好，盤出來還許有出息。」說著，由腰間解下一塊漢玉佩遞給賈蓉道：「蓉大爺，您瞧這一塊，來的時候也是生坑，我帶了不到一年，顏色也出來了。這光彩有多麼好！」

「賈蓉接過細看，道：「這上頭還有硃砂沁呢。」忽見小廝瑞兒進來，回道：「錦鄉侯拜會二位老爺。」賈政吩咐請至客廳，一面同賈赦換了衣冠，慢慢踱了出去。彼此見禮，送茶讓坐，先敘些寒暄套話。錦鄉侯又因賈惠大考超升，向賈赦賈政道喜，賈赦等只有謙遜。然後錦鄉侯提起來訪之意，乃因他的兄弟新放九江關道，兼管景德窯監督，素來於江西情形不熟，想起賈政曾任江西糧道，賈蘭又在九江任內有年，紳民至今感戴，所以特地前來訪問，將紳士如何聯絡，窯務如何整頓，都向賈政詳細請教。賈政道：「兄弟從前在糧道任上，只管各屬漕糧，於關務、窯務都不相涉，向來又不大考究。倒是小孫在九江幾年，這些事知道得多點，或者可為壞流之助，改天叫他造府領教。」錦鄉侯道：「蘭大爺樞務太忙，千萬不可勞步，兄弟得便上園子去找他罷。」又說了一回閒話，便興辭而去。第二天，李紈打發小廝們給賈蘭送東西去，賈政隨便寫了幾行手諭，將錦鄉侯的話也附帶說上，交給小廝一並帶去。

此時正是盛暑天氣，賈蘭住的海淀宅子，只是個大四合帶後罩房，並無園林之勝。幸喜宅旁有兩三畝空地，梅氏令小廝們打掃出來，蓋個茅亭，編個竹籬，也佈置成花畦竹徑，栽了許多草花。賈蘭退直餘閒，常同梅氏在亭子上坐坐。大門外是大有莊，有一片荷花塘子，晚涼時也出去閒步，看看荷花，借此散悶。

那天錦鄉侯從清和園下來，順路到海淀來拜賈蘭。見那門口是一行槐樹，柵欄門外左右各有上馬石，頂馬家人下了馬，投進帖去。好一會兒，方聽裡頭一聲「請」，家人服侍錦鄉侯下車，從柵欄門走進。看那住宅，雖不如榮寧兩府宏壯，卻也整齊潔淨。進了二門，是一帶門房，回事小廝已舉著名帖等候，便引錦鄉侯進垂花門，至正面五間大廳上，說道：「請您坐一坐。」那廳上全掛的御筆，楣子上是「誦芬暢績」四字匾額，還有皇太后御筆花卉及御筆福壽龍虎各直幅；正中紫檀條案上，擺著御賜白玉如意、霽紅花瓶、白地翠龍果盤，那邊方桌上擺著御書《詩經》插屏。一件件都貼著黃紙簽條，寫的是「賜賈蘭」三字。花架上四盆建蘭，每盆都有幾十箭的花，開得正盛，滿屋裡都是香的。

正在細細領略，只聽咳嗽一聲，賈蘭從屏後走出，讓錦鄉侯在靠窗炕上就坐。小廝們送上茶來，賈蘭親自遞了，然後對坐敘談。賈蘭道：「家祖手諭，說起太世丈有所賜教。本要親自造府的，這兩天上頭有交議事件，一直沒空進城，倒叫太世丈勞步，實在不安之至。」錦鄉侯道：「世台何必客氣？本該兄弟來就教的。只因舍弟奉簡九江，正是世台舊治，那裡紳民至今感念德政，若有可以替舍弟介紹的，賞幾封信給他帶去，真是一言九鼎！再則窯務、關務的情形，世台久在那裡，必知其詳，還求見教。」賈蘭道：「九江巨紳如徐侍講、俞侍御、李兵備都是至好，人也公正明白，可備芻蕘之彩，一半天就寫信送過去。至於關務、窯務，為公是一說，為私又是一說，怎好妄參末議？」錦鄉侯道：「自然是替公家整頓才敢來請教。」賈蘭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還可以說說。向來關稅分別五十里內外：五十里內是稅務處管的，監督只虛有其名；若講整頓，只可先從五十里外著手。從前各卡，有包辦的，有派辦的，比較起來，互有利弊，主要總在得人。若有靠得住的人，一律改成派辦，責成他們認真整頓，倒是一法。」錦鄉侯道：「那窯務雖不在世台管轄之下，想必也有所聞。」賈蘭道：「近年窯務減色，由於經費不充、材料缺乏，那工手尚未失傳，趁此整頓經營，還來得及。令弟既奉特簡，總要將經費籌定，部裡不要掣肘才好。」錦鄉侯道：「世台高見，真是扼要之論！如今政府裡也全靠世台主持，從前諸公伴食模稜，誤事不淺。」賈蘭道：「我們北屋裡，向來是打頭的當家，還不如南屋裡他們，遇事有個商量。我的脾氣太直，上頭就沒問到，只要見到了利害得失，也是要說的，打頭的吃味不吃味，我全不管。」

虧得上頭明白，若不然，早已擠出去了，還能在北屋裡混麼？」

「錦鄉侯道：「我們世祿之家，誼同休戚，原該這樣才是。好在世台在政府多年，聖眷又好，早晚就要當家，那時候更可展布了。」賈蘭道：「我打定主意，乾一天，盡一天心力。只要國家穩住了，自己的利害禍福算得什麼呢？」

錦鄉侯道：「近來外邊頗有廢八股之說，到底上頭意思如何？」賈蘭道：「上頭並無成見，只幾位大臣暗中主張。那新成侯蓄奸已久，想借此伸張勢力，也還有他的主意。可笑那些老成人，知識有限，偏要揣摩迎合，做人家的應聲蟲，其實不過一種做官的手段罷了。那天上頭問到我，我說科舉中何嘗沒人才？要求治國平天下的人才，還得從這裡去找。就是歷朝用表、判、詩、賦、帖經、墨義取士，無非教天下人才由此進身，比較起還是八股有用。會做八股的，究竟讀書明理的居多，若說八股不中用，把那些鑲牙的、修腳的、當獸醫的都拉在翰林院裡，又中什麼用呢？」

錦鄉侯道：「世台此言真是快論，也是名論！我從前聽見寶玉令叔頗菲薄八股，說那八股何曾能替聖賢立言，不過胡亂拼湊、騙個功名就完了。他是超凡入道的人，自然另有一番見解。平心說，八股取士，人人總得念四書五經，至少也要懂得倫常的大道理。若改變了，必至毀裂經籍、蔑棄彝倫，其患甚於洪水猛獸！只可望老世台做個中流砥柱了。」賈蘭道：「我既在政局，豈能坐視？我們同事汪尚書，比我還要堅決，若廢了八股，他便決計掛冠去了。看此情形，或入場不至改動。」又坐了一會，錦鄉侯見日影偏西，急欲趕回城去，便匆忙走了。

這且不提。

卻說寶釵自從賈惠奉使遠行，時時牽腸掛肚，此時見兒子平安回來，又升了官，心中自甚欣慰。只因蘭香月分已大，身子素弱，時常有些小不舒服，不免因此操心，每天總要到新房裡看看。那天又是從蘭香處出來，行至榮禧堂迴廊上，正遇見探春，彼此

站住。探春道：「二嫂子，你往那裡去？我叫你好兩聲，你才聽見。」寶釵道：「蕙兒媳婦又不大舒服，我去看過他，正要家去呢。三妹妹，你剛來麼？外甥怎沒帶了來？」

探春道：「我來了一會兒，剛從太太那裡下來，正要找你去呢。這回來，想清清淨淨的住兩天。孩子們也大些了，留在家裡，叫侍書看著呢。」於是二人一路入園，探春也同寶釵至怡紅院。走至院中，看那海棠經過伏雨，開了兩三枝的花，只比春時較瘦。探春笑道：「你這裡海棠又開了，幸而咱們家正在興旺，若不然，又要說是花妖呢。」寶釵道：「這是春氣未盡、偶然發洩，那有那許多說的？」二人在花下看了一回，方進屋去。探春見屋內收拾得比先整潔，說道：「蕙兒兄另外住開，這裡清靜多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也不盡然，蕙兒考差的那幾天，把白折子都拿到這裡寫的。」探春道：「現下山、陝、兩湖都放過了，怎麼還沒信呢？到底取上了沒有？」寶釵道：「向來考差是不發榜的，據蘭兒說還取在前頭，每次進單子，總沒有放。他這回大考搶了人家一個大面子，再要得了大省的差，那些老前輩眼更紅了，索性不放倒好，咱們家還指著那點差囊麼？」

探春道：「我這兩天不回去，後兒中元，咱們約姐妹們來賞月，好不好？」寶釵道：「往年都是中秋賞月，你們家裡有事來不了，連我和大嫂子也忙不開。今年改個樣，借中元做中秋，倒很好，大家都有空，還可以弄些河燈玩玩。」探春道：「那更有趣了！外頭買了蓮花燈太粗糙，都是紙做的。咱們若想著玩，各人拿些綾子、緞子或是通草，另做些細巧的，看誰做的好。就是西瓜燈、蒿子燈，也各人想個巧樣兒，做出來大家評評。」寶釵道：「做起來也不難，就是日子太迫促，要做今兒就得趕。我打發人去通知琴妹妹、邢妹妹和李家姐妹，你去知會大嫂子、四妹妹、雲妹妹，從今天就得動手。各人還要做個暗號，好有個比較。」探春笑道：「一來了就先忙這些不相乾的事，丫頭們都要笑話呢。」寶釵道：「那怕什麼？他們也是喜歡玩的，巴不能夠天天這麼著，誰還笑話你？」探春道：

「今兒也不早了，我就到稻香村、櫳翠庵去知會他們，還要吩咐我帶來的幾個人趕著去做，你也就趕快辦罷。」說著，便帶同翠墨去了。

這裡寶釵連忙寫了幾封小啟，打發小廝、婆子們分頭送給寶琴、岫煙和紋綺諸人；一面吩咐鶯兒、秋紋、碧痕和小丫頭們登時趕起。有的裁綾緞、剪通草，有的做花瓣、花鬚，有的分染顏色，又叫小廝們做了許多木板托子，還買了三白、碧綠、虎紋各種西瓜，掏了瓢、修了白皮，雕成各色花樣，又制了各色琉璃小燈，綴於蒿棵之上。這些丫頭們趕得手忙腳亂，口中還不斷的笑說。這個說你把我的花瓣弄壞了。那個說你這瓣兒太圓了，倒像個大喇叭花，還得提另收拾。又一個說，剩的綾子呢？我這裡還短著一瓣，得趕緊配上。那些挖西瓜燈的更便宜，先把瓜瓤吃了，方將殼制燈。有的說，你吃了這些西瓜，也不怕拉稀？有的說，你挖的坑坑窪窪，像狗啃的一樣，怎麼做燈哪？又有的說，你該死！把蕙兒的挖補刀都偷來使了，哥兒若知道，又是妻子。

直達十五午後，怡紅院、稻香村、櫳翠庵、秋爽齋四處，所做各燈俱已齊備，都搬至凹晶館卷棚底下。第一種是蓮花燈，第二種是碧玉燈，第三種是星星燈。李紈、探春、寶釵先到凹晶館，看著丫頭們將碧玉燈掛在橫楣上，星星燈豎在欄外，那些蓮花燈都插了五色細蠟，預備晚間施放，又拈對擺席及散坐各處。湘雲惜春隨後來了，也幫同佈置，及至料理就緒，漸近黃昏。邢岫煙、薛寶琴跟著薛姨媽，李紈、李綺同著李嬌娘已先後來到，大家連忙讓坐。剛說了一回閒話，王夫人又同邢夫人、尤氏一路入園。原來有些沒請的，聞知有新鮮河燈，也都趕來看看熱鬧。

此時圓月已上，照著園中各處似遍地水銀，只有些深黑的花陰樹影。王夫人等到了卷棚底下，只見那一帶倒掛帽子，都懸著一個個的西瓜燈，淺黃、深碧、淡白、濃青，顏色不一。

燈光內映，分外透明；也有雕刻山水的，也有雕刻花卉草蟲的，也有雕刻樓台人物的，都像是名人畫幅。那星星燈全是琉璃製成，只方圓大小不等。裝就了許多燈樹，重重環繞，真個密若繁星。大家繞欄玩賞，贊美不置。尤氏笑向寶釵道：「寶妹妹，今兒可得罰你！做了這些好玩的燈，我們俗人就不配看看？若不是我老皮老臉的趕了來，你還瞞著我呢。」李嬌娘道：「管他請不請呢，有得玩，有得吃，咱們就硬攤上一份！我這主意，比你們都老到。」寶釵道：「前兒三妹妹才說起，我們弄著玩的。小丫頭們又粗笨，日子又趕碌，那裡弄得好？若指著這個請客，還不叫人笑掉了門牙麼？」尤氏笑道：「寶妹妹真會說，饒著不請客，你還占著理呢。反正我們今天是吃定了，你說出大天來也是白饒！」探春道：「珍大嫂子，他不請你，倒是個便宜。你吃了，只管擦擦嘴就走，也不用謝，也不用還席，這還不合算麼？」說得眾人都笑了。

那邊，邢夫人、王夫人、薛姨媽等尚在看燈，李紈、惜春、寶琴、岫煙等陪著說話。邢夫人道：「從來沒聽說中元看燈的，這倒新鮮。」邢岫煙道：「古時候，上元、中元、下元都一樣的放燈，不知什麼時候改的，只單剩了上元，這也算是復古了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我聽說你們做的燈，各人都有記號，怎麼瞧不出來？」李紈道：「那些西瓜燈上都刻著小圖章，星星燈刻不上去，只每顆有個小絹條，寫著各人暗記，此刻連我們自己也分不清了。」薛姨媽道：「姑娘們手兒真巧，那西瓜燈上刻的畫片有多們工細！我最愛那幅踏雪尋梅，連人帶驢子都有神氣，那是誰做的？」惜春道：「那是人畫從趙千里畫兒上描下來的，還有個六七成罷了。」薛寶琴道：「四妹妹的丫頭，當然會畫。正合那句話『強將手下無弱兵』了。」

正在說笑，鶯兒回道：「席擺齊了」，寶釵和李紈探春便請大家入席。李嬌娘謙讓半天，方坐了上席，其次是薛姨媽，然後邢王二夫人和眾姐妹們也都坐下。那菜單是寶釵和探春商量點定，只取溫涼適口、芳脆醒脾，不要那些肥濃脂膩，老一輩的人更吃著合適。酒至半席，寶釵探春便叫丫頭們將蓮花燈一朵一朵的點上，也有深紅的，也有淺紅的，也有娃娃色的，還有淺綠的、玫瑰紫的、白地紅邊的、紅中帶碧的。那花瓣或綾、或緞，映燭有光，有些通草做的，照起來更和真花一樣。

慢慢的都放在水裡，隨著水風飄去，晃悠悠的搖閃不定，一會兒工夫水面上都飄滿了。寶琴道：「這真有趣！你看水裡頭的影子，還有好些蓮花呢。」李紈道：「應當再做些大蓮葉燈，攬著放下去。鮮明的花，配著碧綠的葉，那才好看。」探春道：「這倒沒想到！若是你昨兒晚上說起，還趕得及，今兒可惜晚了。」李綺道：「這就很好了。玩的事，何必那麼求全？」湘雲道：「我們前兒晚上才動手，到底太匆促，沒得想到。若添了荷葉，再做些水鳥、蜻蜓，豈不更有趣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通共兩天工夫，這就很虧你們了。」此時眾人都離了席，靠著欄杆上看燈說笑。探春道：「太太用點飯罷，還有冬瓜燉鴨子，就著飯倒還爽口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倒夠了，太太不吃點麼？」邢夫人道：「我向來吃得少的，今兒已經吃多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媽媽和親家太太、珍大嫂子隨使用點，若不用飯，用點蓮子粥罷。」又讓寶琴、岫煙、湘雲、李紈、李綺等各人找補點，這才撤席散坐。

少時燈影漸收，月光更滿，又賞了一回月亮。忽然一陣風起，月光蕩漾閃成多少道銀線。還有一小半的蓮花燈，隨風吹動，東飄西蕩、閃爍生光，有幾盞直飄到蜂腰橋畔，還在那裡一閃一閃的。李嬌娘、薛姨媽都覺著身上驟涼，有些掌不住。

李紈請李嬌娘至稻香村歇息，紋綺姐妹跟隨同去。薛姨媽又勉強坐了一會，就帶著邢岫煙、寶琴告辭回去。邢王二夫人和眾人送了薛姨媽，也就散了，只寶釵、探春、湘雲倚欄看月，尚在閒談。一時秋紋走來，回寶釵道：「剛才掌珠來說，小蕙二奶奶肚子疼得緊，想必是發動了，請奶奶就去罷。」寶釵連忙別了探春湘雲，趕到新房去。看見蘭香歪在炕上，顰蹙兩眉，痛呻不已，忙即打發人去接姥姥，一面趕著預備應用之物。王夫人聽見了，也趕來看視，只勸蘭香耐心忍痛，瓜熟蒂落，自然順當。等到姥姥來了，蘭香腹痛漸平，原來還是試痛。從這日起，寶釵於料理家務之外，又忙著裁制衣襪，預備催生藥餌。薛姨媽、邢岫煙也逐日來看。直至七月二十九夜裡，方才真個發動。幸喜接生順利，產下一個哥兒。那年七月小，算合著八月初一丑時，忙遣人至薛家報喜。賈政替哥兒取名賈禎，又替他算了八字，也是飛天祿馬的貴格。洗三那天，薛姨媽、邢岫煙、薛寶琴、探春都來了，尤氏、胡氏從東府過來，梅氏也由海淀趕回，小小熱鬧了一日。

賈蕙初次得男，自是欣喜。此次考差，自五月初簡放雲貴，以至八月朔簡換各省學政，都不曾放到。他一向功名順遂，小有挫折並不在意，在旁人便有種種猜疑。不料初六那天，簡放順天鄉試主考、同考，正主考放了禮部吳尚書，副主考又放了賈蘭，還有兩位是張侍郎、李閣學。那十八個同考官中，第一名便是賈蕙。原來，賈蕙考差仍在前列，皇上因他冊使勤勞，只給了一個京闈同

考，還有體恤的意思。賈蘭同秉文衡，此事與服官堂屬不同，照例毋庸迴避，當時聽宣下來，弟兄二人即日入闈。那吳尚書本有世交，且是賈蘭的座師，又做過賈蕙的堂官。張、李二公，也都是賈蕙朝考殿試的師門，文字淵源，到場中更見親熱。頭一場四書文、試帖詩題，都是欽命的，首題「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」，次題「鬼神之為德，其至矣乎」，三題「能言距楊墨者，聖人之徒也」；詩題「重與細論文」，得文字五言八韻。二場五經文題，是各主考分出的。三場策題，吳尚書叫賈蕙代擬了史學、邊防兩道。

初入闈那幾天，卷子未到，各同考甚為清閒，各人都帶些門方扇面，求各同事用藍筆書畫，留著做個掌故。賈蕙白天裡應酬這些筆墨，晚上常至賈蘭房內閒談。那一班房考，敘起來都有年誼世交，有時此來彼往，談文論古，倒也並不寂寞。到了十二三，頭場卷子彌封謄錄了，由監試分送各房，便須校閱去取，沒有工夫閒談了。賈蕙向來事事認真，每卷都從頭至尾仔細看過，加了藍筆圈點。遇著佳卷，立時加批薦了上去，就是不取的，也要斟酌至再，將他疵繆處批了出來，從沒有「尚欠出色、再求警策」那種空泛評語。

有一天看卷子直至夜深，案上燭光燦燦，照來照去都是青格朱字的卷子，把眼睛都看花了。忽然得了一本佳卷，覺著精神一醒，當即細加圈點，又加上長批，從頭默念了一遍，揣定是個飽學宿儒，使命小廝們提了燈，親自上堂，送至賈蘭處。

賈蘭也正在燈下閱卷，看了這本，也深賞他義理宏深、語有根柢。又看到那後兩股，出股用的兩句成語，是出在《左傳》，對股兩句稍生，似乎用的《史記》成語，卻記不甚真。

正在沉吟之際，只見一個人戴著紫金冠，穿著石青起花長褂，鼻如懸膽、眉如畫墨，項下金螭纏絡係著一塊寶色晶瑩的美玉，賈蘭認得是寶二叔，不覺發了一愣。賈蕙一回頭也瞧見了，想起寶釵轉述之言，又瞧著那塊玉，恍然有悟。兄弟二人同時「噯喲」了一聲，一個叫「二叔」、一個叫「爺」，一同拜了下去。及至起來，全不見那人蹤影，只案上留下一張硃黃藤箋，上有字跡，寫的是：

紫宮奉敕，來監文衡。父子叔姪，共事異程。

勉旃忠孝，國棟家楨。重逢有日，涵萬崢嶸。

賈蕙念了，不覺淚流滿面，賈蘭也覺慘然，道：「蕙兄弟，你不要傷心，歷來文場都有神道監察，這回剛好輪到二叔，我們倆又都在闈裡才得見此一面，也是很難得的機遇了。」賈蕙道：「上回我母親從太虛幻境回來，就說今年闈中可望父子相遇。偏偏試差都沒放著，我因此不免失望，想不到倒驗在此處了。」賈蘭道：「二叔這帖子還說『重逢有日』，想來見面的機會還有呢。」賈蕙道：「那末一句『涵萬崢嶸』，不知說的什麼？」賈蘭道：「『涵萬』二字，或是地名，或是人名，俱未可定，這就無從揣測了。」又道：「我和二叔那年分手是在場裡，如今又在闈中相見，一晃就是多少年。二叔還是那個樣兒，我可蒼老得多了。人生勞碌一世，功名富貴到頭也是空的，誰能有二叔那樣造化呢？」言罷嗟歎不置。

又歇了一會，然後重看那本卷子，做得辭義俱高，實在可取。賈蘭便寫了條子，去調《史記》來對。弟兄二人將卷子擱下，隨意說些閒話。賈蕙道：「人家都說這裡內場有鬼，是真的麼？」賈蘭道：「這些怪話多著呢，有人說闈裡有個大頭鬼，一出現就要出大亂子。那年出來過一回，果然鬧出場弊，把主考房官都送在菜市口了。還有人說第三房不利，也有上吊的，也有抹脖子的，所以分房的都搶著來占屋子。你幸而來得早，今年不知輪著誰了。」賈蕙道：「這些話倒是不知道的好，知道了總不免有點嘀咕。」一時聽差們將《史記》調到，賈蘭仿佛記得那兩句是出在本紀上，檢出來對證了，果然不錯。因他用的是後代的書，還有躊躇，賈蕙揣知其意，說道：「這一卷姑且存著，看二三場做的如何再定去取罷。」賈蘭也以為然。此時夜色已深，賈蕙要回本房去，又有些膽怯，向賈蘭道：

「蘭大哥，夜深了，這一路黑漆漆的，你打發人送我回去罷。」賈蘭笑道：「你敢則怕鬼！」正要叫小廝們掌燈送去，忽聽得外頭一片喊叫之聲，蘭蕙二人都嚇了一跳，賈蘭忙命小廝出去看是何事。不知如何回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